

往事漫忆

随笔

八方记者聚兰考

王振洲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穆青、冯健、周原三位新华社记者含着眼泪采访写成的。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人们争相阅读、收听。街头有大喇叭的地方，都聚集着收听的人群，好多人流下热泪，有的甚至泣不成声。学习焦裕禄的热潮迅速席卷神州大地。如何进一步宣传好焦裕禄，各家媒体都精心策划，迅速派出记者到兰考采访。当时我在河南日报社工作，9日那天一上班，就被叫到总编辑刘问世办公室。他说编委会让我到兰考和报社驻开封地区记者站的同志采访焦裕禄树立的四杆旗（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四个大队）。我听了又喜又怕，喜的是这是光荣任务，是向焦裕禄学习的好机会，可又担心水平低，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我怀着紧张又兴奋的心情，当天就赶到了兰考。

那是一次空前的记者大集会。县城里的招待所、旅店住满了全国报纸、电台、刊物、出版社的记者、编辑、作家。县长张钦礼全面介绍焦裕禄事迹的情况时，礼堂中几乎座无虚席，估计有好几百人。小小县城一下云集这么多文化人，吃、住、行、安排采访，真够招架的。诚恳、热情的兰考人，不辞劳苦，不怕麻烦，克服困难，为记者提供方便，使大小媒体的记者，都能采访到要采访的对象。

那是一次净化心灵、精神升华的采访。焦裕禄崇高的道德情操，一心为人民的公仆精神，不怕困难、勇于担当、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魄，“不吃别人嚼过的馒头”，深入调查研究、求实的作风，陶冶、激励着每个采访者。大家沿着焦裕禄的足迹，走村串户感受焦裕禄工作的环境，抓第一手材料。同时互通信息，互相帮助，以往有些记者耍大牌、霸占新闻、互相封锁、恶性竞争的习气荡然无存。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媒体的记者，采访都很顺心。当然，这也要感谢兰考县委宣传部长、“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和通讯干事刘俊生等的精心安排、妥善协调。

那些年，兰考的风雪特多。这不，头天晚上还是星斗满天，夜里不知什么时候就下起雪来。10日天明起床，只见雪花纷纷扬扬，地上的积雪已有脚脖子深。我要去采访的垌阳公社秦寨大队离县城50多里，这可怎么办？正在发愁，刘俊生踏着积雪来了。他告诉我，河南电台记者李成峰带有一辆吉普车，也要到秦寨去采访，让我吃过早饭到宣传部门口去坐车。我和李成峰过去从没有打过交道，他却像对朋友一样欢迎我坐他的车。他到得早，已经采访了两个大队，车上向我讲了不少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开车的司机苏师傅，也深为焦裕禄的精神所打动。他是第一次到兰考，人生地不熟，仔细看了兰考的地图，把道

路牢记在心。冒着大风雪把我们拉到秦寨，后又到土山寨和张庄。

“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见收，冬天统销粮”，秦寨是兰考盐碱、内涝、风沙严重的村庄之一，多年来饱受“三害”之苦。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新贞在焦裕禄的启发引导下，带领群众把土地上的盐碱刮去一层皮，再深翻几尺把好土挖出来盖在上面，使盐碱地变成良田。深翻土地是出大力流大汗的重体力活，许多人的手都磨得出血，逐渐结一层厚茧。和赵新贞握手感觉和握铁耙子差不多。这个遇到再大的困难和痛苦都不流泪的刚强汉子，谈起焦裕禄却热泪盈眶。他谈了焦裕禄几次到秦寨访问，与群众共商除“三害”的情景，最后说：“焦书记临死前躺在病床上还在挂念秦寨，想想看深翻过的地上长的麦穗，可没有来得及看到，就离开我们走了。为了让焦书记放心，俺头一回收了麦子就蒸白馍到焦书记墓前祭奠。”

时近中午，雪还在下着，又有记者要采访赵新贞，我提出要去土山寨采访王连辈，李成峰欣然同意。记者在采访中都为焦裕禄的事迹所感动，践行着焦裕禄精神。自己得到感人的线索，都无私地告诉同行分享，以扩大对焦裕禄的宣传。王连辈的情况就是和我同住一间客房的中国新闻记者老刘告诉我的。

土山寨大队连续几季遭灾，王连辈孩子多，比别家更困难，想出外逃荒讨饭，小女儿又病了，才迟迟没有出去。一个风吼沙飞的上午，焦裕禄来到王连辈家，只见三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蜷缩在草窝中。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顿饱饭。望着那一双双饥饿的眼睛，焦裕禄流泪了。他到锅台前看看，灶是冷的，锅是空的，问了情况，当下给王连辈批了救济粮、救济款。王连辈感激得要跪下磕头，焦裕禄忙制止他说：“老王，不能这样，挺起腰来，咱们一定能战胜灾荒！”他看王连辈身板还算硬实，问道：“老王，你怕出力不怕？”王连辈说：“庄稼人谁怕那，啥出力的活都能干！”第二天，焦裕禄和公社粮站联系好，派人给王连辈送去粮站的架子车，让王连辈给粮站拉脚挣钱糊口，使王连辈一家度过了严寒的冬天和漫长的春荒。

一天，王连辈在县城拉了800斤粮食回公社粮站，走到一个沙土高坡时，怎么也拉不过去。他在半坡停下擦擦汗，踢了一下黄沙说：“我不信拉不过去！”当他拉得感到筋疲力尽时，突然猛一轻松上到了坡顶。停下车回头看，惊喜地说：“哎呀，焦书记！”原来焦裕禄和几个同志下乡路过这里，一起上前推车上坡。王连辈一家和许多家深，正是有焦裕禄助力，才越深沟、破险阻步入坦途，过上幸福生活。

袁隆平的梦

卞卡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同时又被尊称为中国最勤奋的“农民”。

袁隆平曾做过一个梦：试验田里的超级杂交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大粗壮，稻穗像扫帚一样长，谷粒像花生米一样大，人坐在水稻下纳凉。这个梦有点浪漫，似乎还充满幻觉。然而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梦，使他雄心勃勃，锲而不舍，一往无前。从1976年开始，由他育种的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稻平均增产20%，2000年，实现百亩试验田亩产700公斤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实现亩产800公斤的第二期目标，2011年，实现亩产超越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去年4月，袁隆平启动了亩产1000公斤的育种计划，这是他的又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梦。

从科学家到“农民”，袁隆平不怕别人说自己“土”。其实，论外表，他酷似农民，站在每天下田耕作的一群群农民中，他比真正的农民还黑，皮肤还粗糙，装束还简单，浑然没有人们印象中大学科学家的仪态和风范。

袁隆平曾说：“中国多一点粮食不怕，若少一点，你试试看？”情系农业、农村、农民，汗洒广袤田野，不仅硕果累累，而且目前其杂交水稻技术已推广到20多个国家，增产的水稻能多养活几亿人口。他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位会种地的大师。这就是袁隆平梦的真髓，更是他内心世界的辉煌写照。

2009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心灵富豪”评选活动揭晓，袁隆平荣获榜首，评委们给他的评语是：“他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他创造的物质财富，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无价。而他自己，依然躬耕于田畴，淡泊于名利，真实于自己。他是一个农夫的姿态，行走在心灵的田野，收获着泥土的芳香。那里，有着一个民族崛起的最古老密码。”

人都会有梦。饱含正能量的梦，在人生征途中，既是一种激励，同时也是前行的动力。袁隆平从梦境走进现实，以科学家的良知，栉风沐雨，将自己的梦诠释得美丽动人，魅力无限！

齐天乐

炎黄文化节剪影

杨德本

具茨山上龙旗展，迎来万民行典。拜祖寻根，访贤览胜，赤子心花初绽。亲情眷恋。看故里轩堂，崭新装点。宝鼎开光，帝都异彩纷呈。

欧阳殿殿扩建。爽中华正气，文圣风范。奇石依湖，妙碑伴荷，千载郑风重现。诱人艺苑。赏精美诗联，赛杯丰满。腹地中原，似春潮漫卷！

郑州地理

树与郑州村名(1)

王瑞明 郭增磊

樱桃沟村

位于二七区侯寨乡南部，原名为石匠庄村。由于这里气候适宜，土壤特殊，加之沟内避风，适合樱桃树生长。早在几百年前，村内就自然生长有大片的樱桃树。这里的樱桃果粒大，果肉厚，色泽鲜艳，入口甘甜，堪称美味可口，深受百姓喜爱。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调整产业结构，大量种植樱桃树，使村庄到处都是樱桃树，被誉为“樱桃树的海洋”，每年都有数万人到此观光游览，这里遂被游客称为“樱桃沟”。2003年，根据“樱桃沟”已被叫响的现实，石匠庄村改名为樱桃沟村。村里的樱桃鲜果曾被评为郑州市十大历史名产。

柿树洼村

属于二七区侯寨乡侯寨村辖区的一个自然村。清朝时期，侯寨村的一户郭姓人家搬家到村北部居住。农闲时，他在房屋周围种有很多柿树。多年后成为一片柿树林，成为当地重要的地标。后来，新郑砂锅李村的一户周姓人家逃荒到此并定居。多年后，这里发展成为以郭姓、周姓为主的村庄。因村庄北边的尖岗村、南边的侯寨村地势较高，这里相对显得低洼，加之村中有大片的柿树，村名便被称为柿树洼村至今。

石榴沟村

属于二七区侯寨乡全垌村辖区的一个自然村。相传早年村内居住有贾姓、任姓村民，后来又有李姓村民迁入，逐渐形成一个小村庄。因村中有多条深沟，加之村内的岗上、沟边生长着很多石榴树。清朝乾隆年间，村民便把村名称为石榴沟村，流传至今。

知识广角

黑匣子来历

胡小明

马航MH370自3月8日失联后，黑匣子这个字眼不断在媒体上滚动。黑匣子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1934年，一架飞机在澳大利亚之南的巴斯海峡失事，罹难者中有一名是9岁小男孩戴维·沃伦的父亲，这一悲剧在小沃伦心中留下永不磨灭的阴影。1953年5月2日，由英国德·哈维兰公司研制的全球第一款喷气式民航客机——“彗星”号不幸坠毁，已是工程师的戴维·沃伦在参与事故调查时突发奇想，如果将飞行员对话和飞行数据保存在一个抗坠毁的防火装置中，一旦飞机失事这些录音可提供调查线索。1956年，31岁的沃伦研制出可以保存4小时语音和飞行数据的装置，命名为“飞行数据记录仪”，即人们俗称的“黑匣子”。随后它被广泛安装于全世界飞机上，为航空安全作出巨大贡献，戴维·沃伦也被誉为“黑匣子”之父。

黑匣子体积相当于一台微波炉，但它并非黑色，而是橘红色。因其内部黑暗，坠机时往往因爆炸起火而碳化，被人们视为不祥之物，故称它“黑匣子”。

黑匣子由飞行数据记录仪（FDR）和舱声录音器（CVR）组成，通常安装在飞机尾部。它能记录飞机的飞行速度、高度、垂直加速度和燃油流量等数据。早期的黑匣子使用有线编带，现在使用的是固态存储板。新型黑匣子可以追踪到700多个参数。黑匣子能保存25小时的飞行数据和两小时的驾驶舱声音记录，不仅录下机组人员谈话和他们与塔台的对话，还录有可供调查者研判的背景噪音。

黑匣子由钛或不锈钢双层包裹，能经受恶劣环境条件，它可以承受带有钢钉的227公斤物体从3米高垂直撞击，即使1100摄氏度的烈火烤炙、高压包围的盐水罐或者航空燃料的浸泡，黑匣子都固若金汤。黑匣子装有水下定位信标，一旦感应器接触到水就会不停地发射脉冲信号，直至30天后电池电量耗尽为止。

中央军内部矛盾重重，也算积重难返了。

王家烈起初对薛岳的提醒不以为然。没想到情况很快证实：南京方面派来贵州出任省民政厅厅长的，竟然是何应钦之弟何福五。

表面上追击红军是头等重要之任务，实际对国民党各个派系和集团来说，最主要的目标和对手，皆是自己权力道路上的障碍。蒋介石如此，何应钦如此，陈诚如此，薛岳、王家烈也是如此。他们中有人把红军当做敲门砖，有人把红军当做挡箭牌，无人认为正在长征且损失严重的红军是主要对手。

比较起来，错误最大的还是王家烈。红军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不图黔，而恰恰要图黔，建立川黔边根据地。所以当红军的这一行动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全面展开时，王家烈便成了一只感觉锅底最热的蚂蚁。

他是黔北桐梓人，丢贵阳都可以，就是不愿丢遵义。遵义地区资源比较富裕，若被红军久占，将地方土豪浮财打光，民团枪支搜尽，以后想恢复就十分不易；且黔北为自己桑梓之地，不首先掌握黔北，就失去了根基。

所以最不愿意与红军打仗的王家烈突然变得最愿意打仗了。他在薛岳面前把胸脯拍得哐哐响，一定要收复遵义：“我愿亲率所部打过江去，成败在所不计。”

但最愿意与红军打仗的薛岳，又变得最不愿意打仗了。他对王家烈的软磨硬泡不动声色，慢吞吞地说：“目前部队太少，不会成功。等四川方面的中央军郝梦龄、上官云相等部出动，南北夹击，才易奏功。”

王家烈吃了一个软钉子，真是黄雀在后。虽然他开始提防何应钦了，却未想会落入薛岳的圈套。

此刻他若知道薛岳的打算，定要惊出一身冷汗来。薛岳没有地盘。在军阀林立的的社会中，没有地盘便是没有根基，总须仰人鼻息。但国家已基本被瓜分殆尽。北方林立着张学良、阎锡山、宋哲元、杨虎城、韩复榘；长江中下游和江浙浙属属蒋介石；广东有陈济棠；江西有李宗仁、白崇禧；湖南有何健；四川有刘湘、刘文辉；云南有龙云，连冯玉祥、李济、唐生智这样的人

家境清寒，卖过扫帚的日本悬疑小说宗师松本清张，出身底层，小学学历，14岁即自谋生计，40岁以前一度以沿街叫卖为生；正因为如此，他洞察到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秘密。

本套松本清张精选集包括：被誉为松本清张毕生最后杰作、埋没半个世纪的隐藏巨著《隐花

平原》；融合了“复仇”与“诡计”的完美之作《苍白的轨迹》；日本文学史上最经典的复仇大戏《D之复合》等一系列松本清张的经典作品。

松本清张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将深度的人性刻画、逼真的社会写实，透过跌宕的剧情变化、细腻的人物描写，以洗练的表达、精湛的笔触，直抵心灵最深

处，为作家及广大读者朋友所折服。不论是在文坛还是他对社会的影响，都是他人望尘莫及的。

于是便有所谓要懂日本、懂昭和，就要读松本清张。松本清张写的，不只是发生在昭和时代的一桩凶杀案，他写的，是那个时代本身，亦是对人性最深层次的探究与挖掘。



丽人行(国画) 彭先诚

新书架

《松本清张百年诞辰典藏版》

邢晓英

连载



人烟稀少，少数民族众多，党和红军无工作基础，大家都感到不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地域。所以在遵义会议上，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设想被否定了。熟悉四川情况的刘伯承、聂荣臻

建议，去川西北搞根据地。根据有三：

- 一、有红四方面军川陕根据地的接应；
 - 二、四川为西南富庶，人烟稠密，站稳脚跟后有发展前途；
 - 三、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川军排外，蒋介石要调中央军人川不容易。
- 三条合成一句话，即四川条件要比贵州好得多。
- 这几条理由很有说服力。于是遵义会议在讨论战略发展方向时，采纳了刘、聂的建议，提出鉴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比黔北好”，决定改变黎平会议的决定，北渡长江，会合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 1月20日，红军野战军司令部下达《渡江作战计划》，规定作战方针是：“在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 最后却没有赤化成。为什么？主要吃亏在轻敌。一句话，未认识到川军之强。

打破了蒋介石的“围剿”，穿过了陈济棠、何健、白崇禧的堵截，夺占了王家烈地盘的红军，将要面对川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近代以来出军阀最多的省份。杨森、刘存厚、罗泽洲、邓锡侯、田頌尧、唐式遵、王陵基……都出自四川。最著名的，还是刘文辉、刘湘叔侄二人。

自古便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说。四川以其经济富庶和地势险要，一直是南北军阀争夺的焦点。连年战火中拼杀出来的川军悍将，与迷恋烟灯鸦片的黔军首领大大不同。

共产党有一个“刘瞎子”，国民党也有一个“刘瞎子”。共产党的“刘瞎子”是刘伯承。国民党说“刘瞎子”，则指川军总司令刘湘。

刘湘以帮助剿共为名，使蒋介石支持自己挤垮刘文辉统一了四川，现在蒋介石真要以剿共为名来削弱刘湘了——他必须帮助蒋介石去“围剿”红军。

起初刘湘不当回事。他正与刘文辉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张国焘、徐

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从陕南进入川北。直到这支红军击败田頌尧、杨森、刘存厚三个军的“围剿”，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建立了23个县革命政权后，刘湘才开始觉得情况不妙。

刘湘是防蒋胜于防共。

蒋也同样，借机剿灭西南军阀胜于剿灭红军。

刘湘回川后，将新政府迁往重庆。他的方针是北守南拒。

在川北，由唐式遵率5万部队与邓锡侯、田頌尧合作，堵住红四方面军。

在南部，调集川军主力布防于宜宾至江津间的长江南岸，以潘文华为南岸“剿匪”总指挥，阻止红军过江。

刘湘告诉潘文华：“问题的严重不在于红军。中央军跟随后红军之后进入川南，我们提出任何理由拒绝。我们同红军固然水火不容，但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蒋介石要消灭的对象。最好是朱、毛把蒋介石的大军带走，不要带进四川。”

这一点上，刘湘比王家烈精明百倍不止。不管路过还是不过，他的根本方针是既不北上红军入川，也不让中央军入川。